花落春仍在
俞樾書藝初探

朱惠良

「花落春仍在」是清季國學大師俞樾卅歲時，於保和殿覆試對應科考「淡煙疏雨落花天」詩題，所撰五言詩「花落春仍在，天時尚艷陽」之首句。當時禮部侍郎曾國藩任閱卷官，對俞樾首句「花落春仍在」深爲賞識，認爲詠落花而無衰瑟之意，與北宋文學家宋祁落花詩「將飛更作迴風舞，已落猶存半面妝」無異，如此才華，他日前途未可量，遂以第一進呈，俞樾由是成進士，得入翰林。後因人言罷官，專事著述講學，研讀群經，考訂金石。爲感念曾湘鄉惜才之舉，遂以「花落春仍在」詩句名其齋爲「春在堂」。自謂：「余竟淪棄終身，負吾公期望。…然窮愁著述已及百卷，儻有一字流傳，或亦可言春在乎？此則無賴之語，聊以解嘲，因顏所居曰『春在堂』。」

俞樾（一八二一～一九〇七）（圖一），字蔭甫，號曲園，浙江德清人。廿四歲中舉人，道光三十年（一八五〇）殿試，中第十九名進士，授翰林院庶起士，後歷任翰林編修與國史館協修，咸豐五年（一八五五）出任河南學政。當時考試係以經書中之文句命題，然科考歷經數百年，經書中句盡皆出爲考題，爲變通計，考官遂以不同句中語合爲一題爲命題方式，一時蔚爲風氣。俞樾出任河南學政之次年二月出棚考試，命題將《論語》「異邦之人亦曰君夫人」與「陽貨欲見孔子」二句，合成《君夫人陽貨欲》題；又將《孟子》「王速出令，反其旄倪」，截爲《王速出令反》題。咸豐七年（一八五七），御史曹澤（活動於十九世紀中葉）彈劾俞樾所出試題割裂經文，以《君夫人陽貨欲》爲無情截搭題，語涉輕薄戲侮；《王速出令反》爲上完下截題，言若謀反叛逆，有犯上之嫌，俞樾遂因此遭革職。

罷官返鄉後，俞樾輾轉蘇州、德清、紹興、上虞、寧波、上海及天津等地，與各地文士切磋經學詩文。同治四年（一八六五）秋，經兩江總督李鴻章（一八二三～一九〇一）推薦，任蘇州紫陽書院主講。六年（一八六七）冬，出任杭州詁經精舍主講。其間，先後至菱湖龍湖書院、上海詁經精舍、德清清溪書院與長興箬溪書院講學。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因年邁辭去詁經精舍講席，三十二年（一九〇七）卒，葬於西湖三台山東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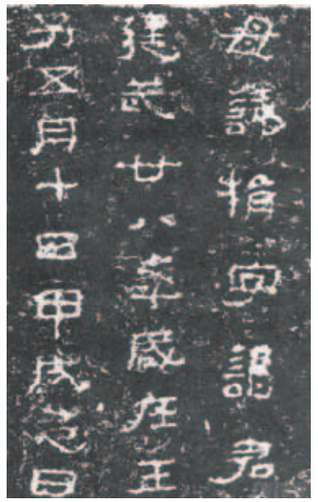
圖一　清　徐琪　畫俞樾像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咸豐七年俞樾卅七歲罷官，移居江南，自咸豐八年（一八五八）夏開始治經並學篆隸書，於所撰《自述詩》中謂：「戊午春自汴梁歸，…此余寓吳之始。」；「是年夏，閒無事，讀高郵王氏讀書雜志、廣雅疏證、經義述聞諸書而好之，遂有意治經矣！」並以詩述之：「十年春夢付東流，尚冀名山一席留；此是畢求經義始，瓣香私自奉高郵。」；「筆墨翛然得自如，從前束縛盡銷除；不須更治詞曲事，館閣文章殿體書。余學篆隸書亦始此。」自此俞樾專事研經、講學著述。

俞樾主持杭州詁經精舍長達卅年之久，門下精英輩出，號稱「門秀三千」，活躍於江浙、北京、廣東、湖南、湖北及安徽各地，門生如禮學大儒黃以周（一八二八～一八九九）、詞人學者譚獻（一八三二～一九〇一）、金石學家吳大澂（一八三五～一九〇二）、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奠基人繆荃孫（一八四四～一九一九）、書畫篆刻名家吳昌碩（一八四四～一九二七）、廣州廣雅書院山長朱一新（一八四六～一八九四）、今文經學家崔適（一八五二～一九二四）以及國學泰斗民主革命家章太炎（一八六九～一九三六）等，均於中國近代學術界享有盛譽。

俞樾一生勤於筆耕，著述不倦，撰有《群經評議》、《諸子評議》、《古文疑義舉例》、《曲園雜纂》、《俞樓雜纂》、《茶香室叢鈔》、《曲園自述詩》、《右台仙館筆記》、傳奇《驪山傳》、《梓童傳》與小說《七俠五義》等作，所撰諸書、隨筆與劄記收入《春在堂全書》，總計五百卷。其著作不僅於國內受歡迎，甚至流傳至日本。《自述詩》中謂：「兩平議已播東瀛，第一樓書亦告成；卻憶湘鄉諧語在，竟將性命博微名。余所刻羣經、諸子、兩

圖二　漢　三老諱字忌日記碑　原石



圖三　漢　三老諱字忌日記碑拓片　局部

曲園論書

俞曲園爲晚清道咸同光年間人，深受乾嘉學風影響，治學以考據爲主，採漢儒之法，以訓詁箋釋、版本鑒定、文字校勘辨僞輯佚爲基礎。研讀古籍，尤重文字之校注辨僞，曾謂：「余頻年從事研經，因究心小學，於金石之文時有采獲。…故余謂：欲讀古書當識古字。」爲識古字，曲園對古代碑碣金石文字詳加研究，博考古金石及古甎瓦之類文字，雖無專論書學之著作傳世，但披閱其尺牘、序文、隨筆與雜文，仍可略窺其書學觀之一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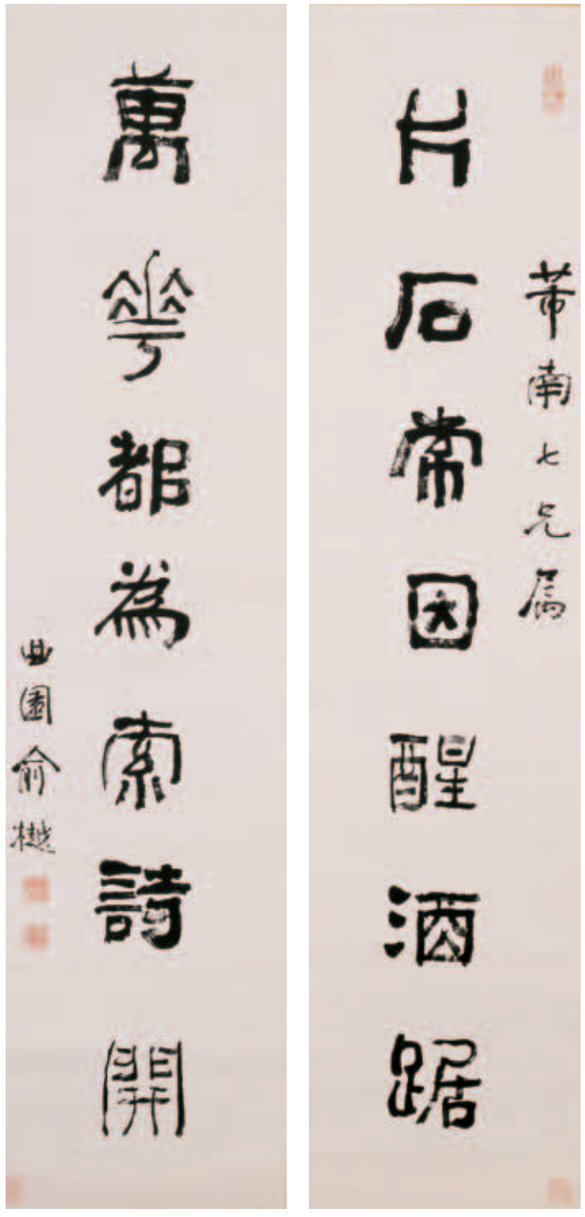
曲園對漢碑之討論多由隸書之書體發展、字形結構與碑文內容切入，如論漢碑篆額爲秦篆嫡派，於《春在堂雜文》四編〈思古齋雙鉤漢碑篆額序〉中謂：「漢篆不可多見，欲覩漢篆者不得不博求之於碑額，蓋漢碑之諸篆額實秦篆之嫡派也。世人習見繹山傳刻之本，以爲秦篆初不如是，不知彼傳刻本結構僅存，神氣盡失，烏足以言秦篆哉？薛尚功所摹秦斤秦權，其筆意居然可見，漢人作篆其殆諷我乎？」曾國藩曾評俞樾與李鴻章兩位門生曰：「李少荃拚命做官，俞蔭甫拚命著書，吾皆不爲也。」，雖語出戲謔，然確爲讖言。

俞樾治學以經學爲主，旁及諸子學、史學、訓詁學，至於戲曲、詩詞、小說、書法與楹聯藝術等方面亦有卓越成就，他能詩善聯，擅於書法，以隸書聞名於世。本文擬就俞曲園之書法以及楹聯藝術，分曲園論書、曲園隸書、曲園書聯以及曲園墨戲四部分初探俞樾之書藝。

平議流播人間，遠及日本。辛未（同治十年，一八七一）春，又刻第一樓叢書三十卷。曾文正師嘗與人曰：『李少荃拚命做官，俞蔭甫拚命著書。』嗟乎！殺君馬者路旁兒斯言，皆從此出，乃學秦篆非變秦篆也，惟其中間有參雜隸體者，此則時爲之矣！」；又論漢隸雖便捷美觀，但忽略形聲構字，因而有《說文解字》一書之作，於《春在堂雜文》續編〈雷甘杞說文外篇序〉中云：「漢人改篆爲隸，但求便美罔顧形聲，許叔重於是有說文解字之作，古人制字之精意粗有存者，此書之力也。」再如論漢碑文章之美，見《駢隸》序文：「然世之人則徒喜其分隸之工，而未必知其文章之美也。余每讀漢碑，歎其古拙之中，沉博絕麗，湖樓無事，輒刺取其文，各以兩字相儷，譬猶閨閣門草，兒童聚沙，姑以爲戲而已。然亦可見古之人言必有物，隨手撮拾，無非翠羽明珠，異夫宋以後所謂文者也。」復因「漢隸中所用形況之詞，或一字，或重言，或雙聲疊韻，皆古雅可喜。」因而輯錄《讀隸輯詞》一卷，以爲修詞之助。

除於書法與文章有所啓發外，曲園遍覽漢碑更有以碑證經之意，故於《春在堂雜文》五編〈朱午橋漢碑徵經序〉中謂：「夫漢世去古未遠，當時碑版文字皆出文人學士之手，則其援引經文時與見於子史者無異，而是類書所引必當過之。…余從前亦嘗瀏覽漢碑，於諸經間有發明。」

經學家金石學家阮元（一七六四～一八四九）創立詁經精舍，合考據金石之心得與經學南北兩派發展之現象，首倡《南北書派論》和《北碑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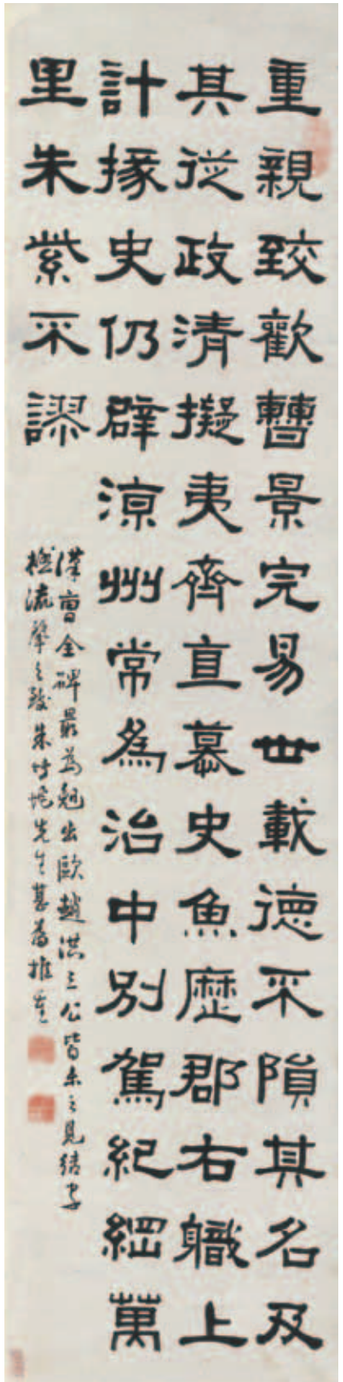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四　清　俞樾　隸書七言聯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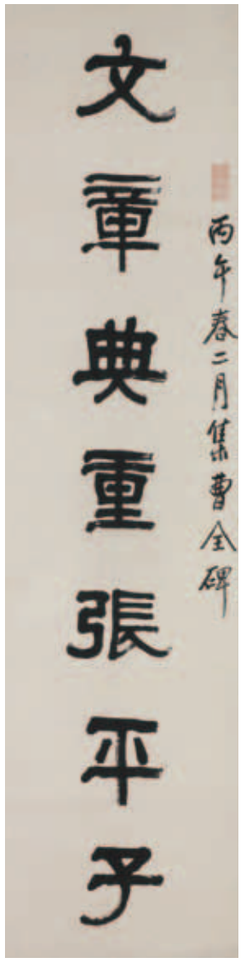
帖論》。曲園主持杭州詁經精舍達卅年，承繼了阮元考據、義理、辭章兼顧並重的經學教育宗旨，並於南北書派理論上繼續發揚。於《春在堂雜文》五編〈陶心雲稷山論書詩序〉中，曲園寫道：「凡南北分派者，實皆北勝於南，…今以書法論，使人人而皆守梁索之榘矱，則由是而上窺漢隸，又上而秦篆周籀，不猶可得其大概哉！」又謂：「唐太宗喜二王書而不能深入其骨髓，但喜其俗書逞媚而已，一時風尚靡然從之。…自唐至宋相沿一例，北派浸微，及閣帖出，而千古書家只一王著，南北兩派同盡。…書家北派乃自漢以來之嫡派，北派廢而南派存，徒爲有識者所詬病。北派存而南派之眞者轉可得而見，則亦未始不可與北派並存。」

圖五　漢　曹全碑拓片　局部

曲園治經學外亦探究佛學，曾作〈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注〉二卷、〈梵珠〉一卷與〈金剛經訂義〉一卷。花甲耳順之年後，晨誦金剛經凡廿年，八十二歲撰自述詩云：「靜室明窗不起檻，廿年功課未曾停；自從一病清明日，荒了金剛般若經。」詩後注曰：「余每晨起，必至靜室誦金剛經一過，垂二十年矣！今年清明日一病，精力益衰，遂罷此課。」因究佛法而悟書法，曲園因此對董其昌以書法喻佛法之論甚爲欣賞，曾於《尺牘》第六卷〈與許榴仙尺牘〉中謂：「諸家跋語中，弟最喜董香光語，不但深得書法，亦且深得佛法，離合二字即無實無虛之旨，亦即非法非非法之旨。其云：右軍靈和，大令奇縱，虞褚妍麗，顏柳剛方，即所謂一切法皆是佛法也。又云：以靈和還右軍，以奇縱還大令，以妍麗還虞褚，以剛方還顏柳，而自有靈和，自有奇縱，自有妍麗，自有剛方，此即所謂一切法即非一切法，是名一切法也。亦即所謂我於然燈佛所，乃至無有少法可



圖六　清　俞樾　節臨曹全碑隸書軸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七　清　俞樾　集曹全碑七言聯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得也。亦即如來所以滅度一切眾生，而無一眾生得滅度也。書法如是，佛法亦如是，一切有爲法無不如是。大善知識以爲何如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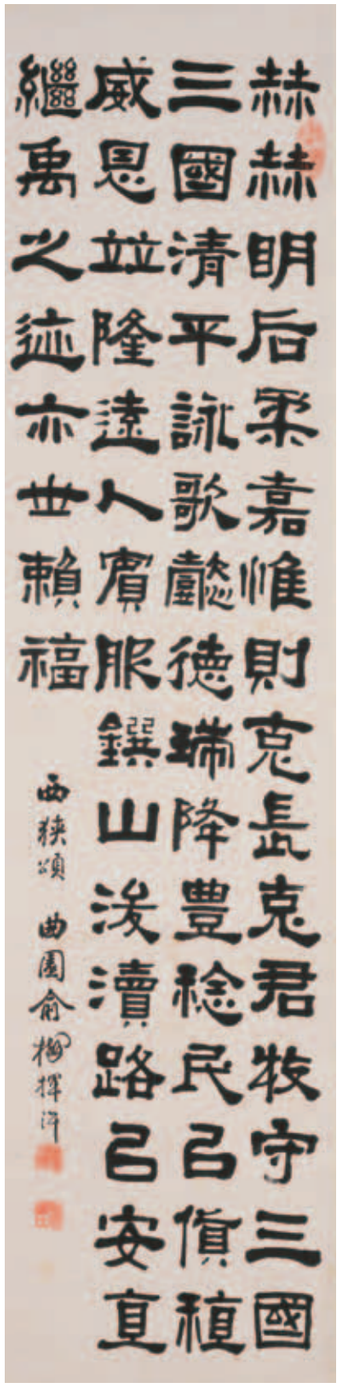
曲園隸書

曲園傳世書蹟多爲隸書，其書風以漢碑爲宗，字形方整茂密，用筆古拙渾厚，少波磔按捺，多圓起方收，間或融入篆書之結字筆法，整體書風有三老碑與張騫碑遺意。

曲園對所寓目之漢碑，皆經過文字校讀與文義考證，金石碑刻之考據文字收入《春在堂全書》中《讀漢碑》、《駢隸》、《讀隸輯詞》與《春在堂隨筆》等卷。咸豐二年（一八五二）《漢三老諱字忌日記碑》（圖二）出土，曲園得其初拓本，在《春在堂隨筆》中記道：「咸豐二年（一八五二），餘姚客星山新出一漢碑，碑文首有三老二字，即名曰三老碑，宗湘文觀察源瀚以搨本見贈。」；「余既得三老碑搨本未數月，即有周君清泉釋文題跋見示，其所示與余微有異同。…其題跋曰『…咸豐壬子夏五月，村人入山取土得此石，平正欲以甃墓，見石上有字，歸以告余。余往視，碑額斷缺，無從辨其姓氏。幸正文完好，共得二百十七字。因卜日設祭，移置山館，建竹亭覆之。按…字法由篆入隸，與永平建初諸石相類，定出東漢初無疑。』」周君清泉即三老碑之主人餘姚鄉紳周世熊，曲園所作三老碑釋文雖與周氏微有異同，但於《隨筆》中抄錄周氏題跋全文，顯然認同周氏斷該碑爲東漢初之看法。三老碑晚至咸豐年間才爲人知，其書古樸方正波磔不顯，與東漢末成熟漢隸如乙瑛、曹全等碑之沉厚秀逸截然不同。曲園既有拓片在手，考訂之餘，當必銳意臨習，有所啓發。三老碑之古拙方整，含蓄渾樸（圖三），顯然與曲園所書隸書（圖四）氣息相通。

曲園以漢碑隸書爲書寫對象之作品分「節臨漢碑」與「集漢碑」兩類，其節臨漢碑者，於原碑之筆法及

圖十　漢　西狹頌　局部



圖八　清　俞樾　節臨西狹頌隸書軸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結構皆儘量臨仿，而集漢碑者則多以己意自運。以〈曹全碑〉（圖五）爲例，曲園之〈節臨曹全碑隸書軸〉（圖六）運筆之波折起伏按捺頓挫、字形之扁方以及筆劃結構之輕重分佈，均隨原碑亦步亦趨。反觀其〈集曹全碑七言聯〉（圖七）則以字形方整，圓起方收而少波磔按捺之曲園本色呈現，與原碑大相逕庭。如以〈節臨曹全碑隸書軸〉之首字「重」、〈集曹全碑七言聯〉上聯中之「重」字，與〈曹全碑〉之「重」字相較，則知雖同以〈曹全碑〉爲書寫內容，曲園節臨之似與集字之不似，實出於臨仿與自運之別。如此似與不似之差別亦見於曲園〈節臨西狹頌隸書軸〉（圖八）、〈集魯峻碑七言聯〉（圖九），與〈西狹頌〉（圖十）、〈魯峻碑〉（圖十一）原碑之間。

曲園隸書自經學考據出發，崇古尚樸，雖以漢碑爲師，但字形變扁爲方，用筆不刻意修飾，化漢隸波磔爲靈動自然之線條，配上濃淡乾溼之墨色變化（圖十二），使其隸書散發出特有的文人氣息與儒家風範，於晚清書壇中獨樹一格。

曲園書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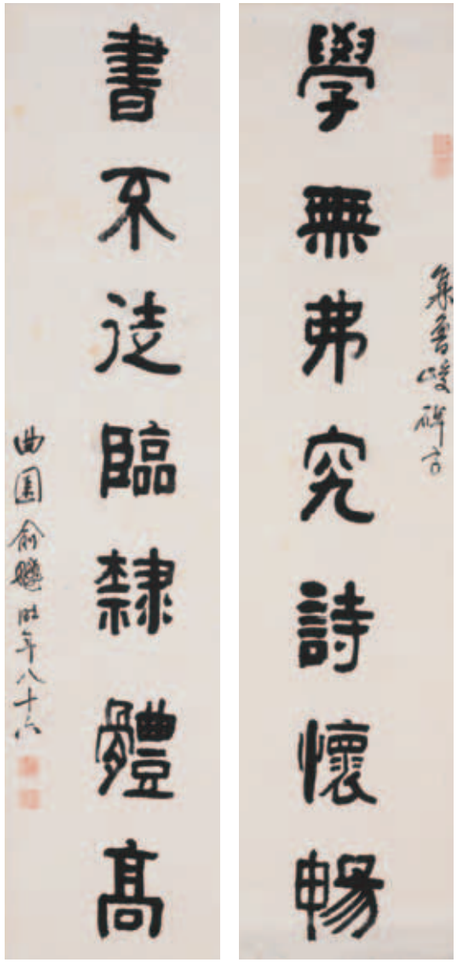
楹聯肇端於五代，宋時逐漸發展，元明以後迅速普及，至清代而大盛。蓋楹聯之作於片言隻語中，抒發懷抱，雖短至三、四字，亦能寄寓全意。復因文詞對仗，平仄相應，言簡意賅，易於傳誦，大賢名流文人雅士多樂此不疲，凡婚喪、喜慶、時令活動，或殿堂、宅第、宗祠、廟宇、名勝與園林之間，皆撰寫對聯，懸於楹柱，益增風雅。

曲園楹聯作品極爲豐富，楹聯著述亦甚多，其中《春在堂楹聯錄存》，所錄楹聯包羅萬象，如園林、書院、官署、祠堂、亭臺、樓閣、壽、喜、輓聯等，不一而足。除依不同對象撰寫楹聯外，更有集古代碑刻文字而成之集字聯，收入《集秦篆聯》、《集漢隸聯》、《集唐隸聯》與《集經石峪金剛經字聯》等作之中。

曲園楹聯均切題抒發，平淡中自寓深意，如〈江蘇臬署大門聯〉：「聽訟吾猶人，縱到此平反，已苦下情遲上達；舉頭天不遠，願大家猛省，莫將私意入公門。」〈江蘇臬署大堂聯〉：「讀律即讀書，願凡事從天理講求，勿以聰明憐獨見；在官如在客，念平日所私心嚮往，肯將溫飽負初衷。」，臬署即按察使官署，掌管一省之司法刑獄，大門對外，故門聯以百姓爲對象；大堂在內，提醒爲官者務須專業公正莫忘初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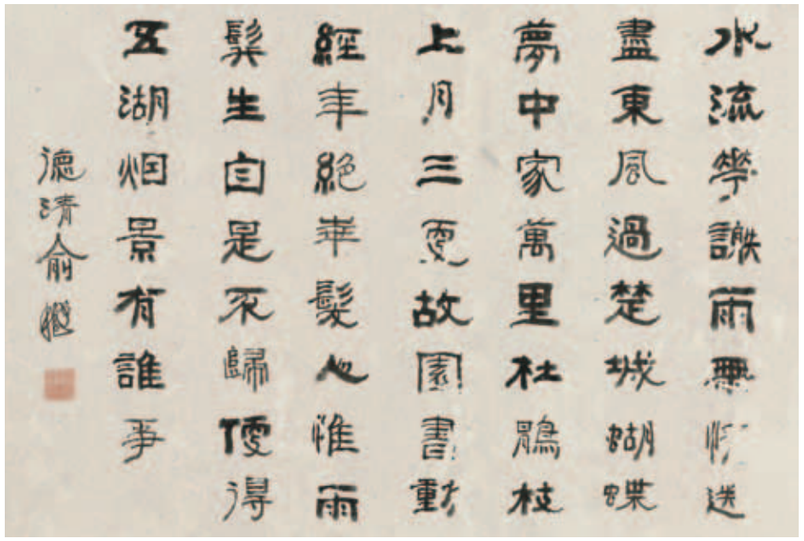
曲園所撰楹聯多有序言或跋語，記述相關之人、時、地、事，因此覽者更能精確地欣賞聯文詞句意境之美。如〈自題春在堂聯〉序言云：「先祖南莊府君，嘗舉韓昌黎詩『此日足可惜』一語以勉人曰：『此語極有味，試思明日亦日也，然非此日矣。明年亦有此日也，然非今年此日矣。然則古人惜分陰豈爲過乎？』蓋府君篤志於學，故其訓人若此。又先舅氏姚平泉先生嘗自言：『以出世之心，行入世之事』，斯言亦極有味。樾因竊取此二意爲一聯。異日當書而懸之春在堂焉。」讀畢序言，再賞聯文：「日有明年之日，年非今日之年，吾祖南莊府君是以垂惜日之訓，後人宜敬體此意；事或入世之事，心仍出世之心，先舅平泉老人用此爲處事之方，小子竊有味其言。」則有豁然開朗之快。

對於相同題材之對聯，曲園必各依其背景而變化聯文，以戲台聯爲例，曲園撰〈安徽會館戲臺聯〉云：「菊部小排當，聽他絳樹新歌，好博河清同一笑；梓鄉眾耆舊，來自紫陽故里，試將風景認三吳。」因會館中奉包孝肅、朱文公，故於上聯嵌入「河清」，下聯嵌入「紫陽」以作



圖九　清　俞樾　集魯峻碑七言聯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十一　漢　魯峻碑　局部



圖十二　清　吳大澂篆書琴韻書聲　俞樾　七言律詩卷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呼應；題〈浙紹會館戲臺聯〉：「高會即蘭亭，敘觴詠幽情，更饒絲竹興；新聲徵菊部，對蘇臺風月，應憶鏡湖遊。」。以「蘭亭、觴詠」與「蘇臺、鏡湖」呼應紹興與蘇州；留園始見於明嘉靖年間，幾經易手，至晚清時，爲《皇朝經世文續編》編輯，浙江杭嘉湖兵備道按察使盛康（一八一四～一九〇二）所得。盛氏罷官後，營建「東山絲竹」戲臺，敦請曲園撰聯，由於此園自明至清三百年間，幾經戰亂，歷盡風霜，曲園遂以歷史宏觀角度寫道：「一部廿四史，譜成今古傳奇，英雄事業，兒女情懷，都付與紅牙檀板；百年三萬場，樂此春秋佳日，酒坐簪纓，歌筵絲竹，問何如綠野平泉。」頗有東坡先生「回首向來蕭瑟處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」之豁達知命。

曲園楹聯創作中之大宗爲輓聯，其中具代表性者如〈曾文正公輓聯〉：「是名宰相，是眞將軍，當代郭汾陽，到此頓驚梁木壞；爲天下悲，爲後學惜，傷心宋公序，從今誰誦落花詩。」；〈內子姚氏夫人輓聯〉：「四十年赤手持家，卿死料難如往日；六旬人白頭永訣，我生諒亦不多時。」一悲名相將軍殞落，一痛糟糠白頭永訣，文詞眞摯平實，卻透著椎心泣血之哀傷。

曲園所撰最特殊的輓聯當推〈自撰輓聯〉：「生無補乎時，死無損乎數，辛辛苦苦，著成五百卷書，流播四方，是亦足矣。仰不愧於天，俯不怍於人，浩浩落落，歷數八十年事，放懷一笑，吾其歸乎。」聯前有序言曰：「此聯記題於右台仙館，又題於春在堂，由來久矣。未知何日果用，計亦不遠也。」曲園以五百卷等身著述，見證了辛苦奮鬥的存在價值，因此，面對將盡的生命，回顧坦蕩磊落一生，始能放懷一笑。曲園〈自撰輓聯〉充分呈現其氣度之恢弘，態度之從容以及置死生於度外之灑脫。

曲園之集字聯由秦繹山碑、漢校官碑、曹全碑、魯峻碑、樊敏碑、唐紀泰山銘與經石峪金剛經中，各自集字成聯，因聯文用字限於一碑內擇取，故難度頗大。曲園才高學博，每碑均集成百聯左右，聯文古樸渾成，毫無斧鑿痕跡，令人嘆爲觀止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曲園之集字聯有二，一爲〈集曹全碑七言聯〉：「文章典重張平子，居處清幽王右丞。」（圖七）；另一爲〈集魯峻碑七言聯〉：「學無弗究詩懷暢，書不徒臨隸體高。」（圖九），聯文渾然天成，書風古樸方拙。其它如〈集繹山碑八言聯〉：「登高而盡四野所有；著書以成壹家之言。」〈集校官碑〉：「文禽發聲清於磬；修竹結實陳我籩。」〈集樊敏碑〉：「天之生民有物有則；學無常師乃一乃精。」〈集紀太山銘〉：「金石刻銘用皇象；文章典雅有相如。」以及〈集金剛經〉：「深山無日無時，來去今不記；老樹有華有實，色香味皆清。」皆才情洋溢，大有可觀之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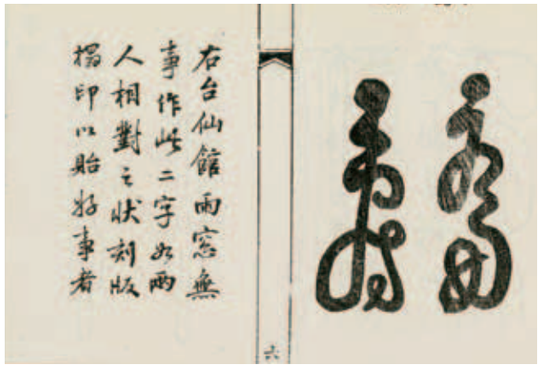
曲園墨戲

曲園於考訂金石創作楹聯之暇，曾於光緒十六年（一八九〇）以字畫作《曲園墨戲》一卷，收於《春在堂全書》，其序曰：「古人之字即古人之畫…余素不習畫，然字則童而習之，以至於今。閒居無事，拈弄筆墨，時出新意，頗有合乎古人字畫合一之旨，集爲一編，題曰墨戲。庚寅四月，曲園居士書於春在堂南軒。」《曲園墨戲》共計二十幅，每幅右爲畫，左爲題識，其畫融篆刻、瓦當文與符咒圖畫爲一爐，實即以文字作畫，正如序文所言，合乎古人字畫合一之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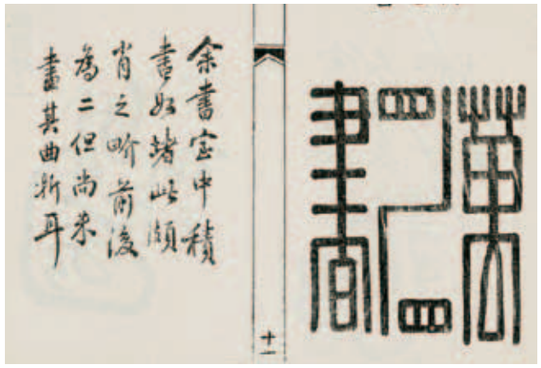
字畫布局如篆刻瓦當者：〈一團和氣〉（圖十三）題識：「篆書和氣二字，規而圓之，是爲一團和氣。」畫和、氣二字分居左右，如秦漢瓦當；〈萬卷書〉（圖十四）題識：「余書室中積書如堵，此頗肖之。界前後爲二，尚未畫其曲折耳！」以萬卷書三字仿書齋中如牆般堆積之書籍，頗堪玩味；〈曲園〉（圖十五）題識：「規之矩之，已成此格，是故曲園老矣，仍束身於圭璧。」曲、園二字一方一圓，以象圭璧；〈大悲〉（圖十六）題識：「撰書大悲二字爲菩薩像，頗得莊嚴之妙！」以篆作像，倍覺莊嚴；〈慈悲一字聯〉（圖十七）題識：「余於靜室中奉觀自在菩薩，旁懸一聯，書此二字。」上聯單一慈字，下聯單一悲字，一字聯別有新意。

仿符咒圖畫者：〈驅邪降福四字鍾馗〉（圖十八）題識：「庚寅午日戲作此像，然不甚似，非題識其端，人固不識耶！」〈福壽雙脩〉（圖十九）題識：「右台仙館雨窗無事，作此二字，如兩人相對之狀，刻版榻印以貽好事者。」〈曲園長壽〉（圖二十）題識：「以壽吾形爲壽乎？吐故納新而求長久乎？以壽吾名爲壽乎？著書立說而垂不朽乎？以壽吾神爲壽乎？凌太清入太空而仍歸之無何有乎？」曲、園二字象一趺坐人形，長壽二字象壽者之長杖；〈曲園寫竹〉（圖二一）題識：「寫此製箋，以報平安。」〈魚雁〉（圖二二）題識：「余嘗書此，擬以製箋，亦不果用，未始行於人間也！」魚、雁二字中鋒瘦勁如玉筋篆，曲園書篆功力由此得見。雖云此箋未行於世，但由《曲園襍纂》所錄吳中唱和詩得知，曲園曾設計印製〈五禽箋〉用於書札：「余出新意製五禽箋曰鳳箋、曰

圖二十　曲園墨戲　曲園長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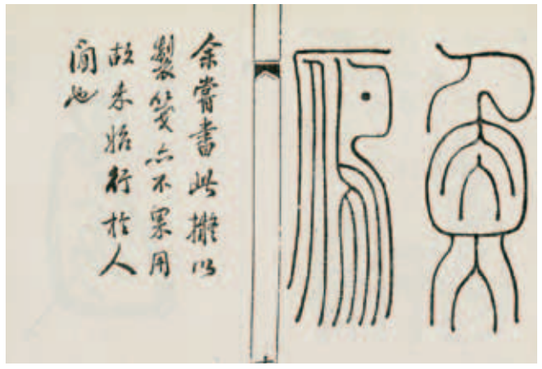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十九　曲園墨戲　福壽雙脩



圖十四　曲園墨戲　萬卷書

圖十三　曲園墨戲　一團和氣　引自《春在堂全書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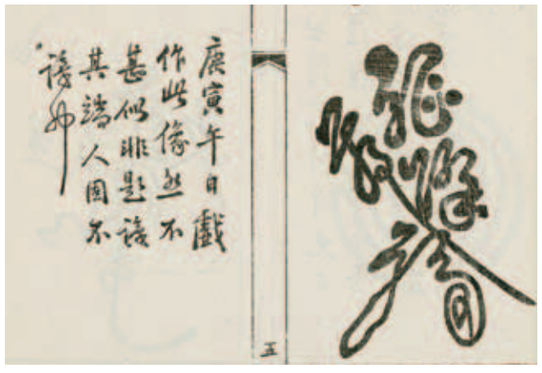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二二　曲園墨戲　魚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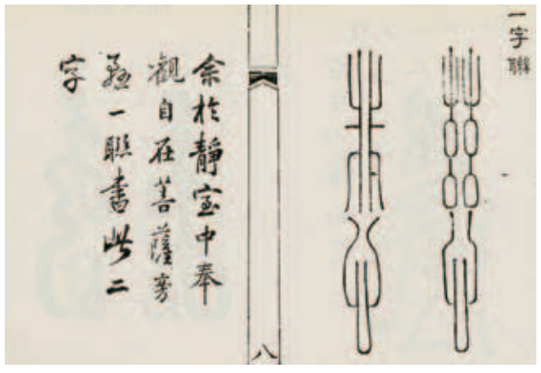
圖二一　曲園墨戲　曲園寫竹

圖十六　曲園墨戲　大悲

圖十五　曲園墨戲　曲園



圖十八　曲園墨戲　驅邪降福四字鍾馗



圖十七　曲園墨戲　慈悲一字聯

鶴箋、曰雁箋、曰燕箋、曰鵲箋，各以一篆字題之，而引唐人詩一句爲證，人間書札輒用此箋，因用庚青韻作詩索竹翁和。不翅而飛者，翩然一紙輕；書非雙鯉寄，箋以五禽名。刻鵠原無謂，塗鴉覺有情；鸚哥泰吉了，筆陣媿難精。」五禽箋不易得見，由《曲園墨戲》所繪〈魚雁〉，或可一窺其面貌。

俞曲園原有意仕進，然爲官僅八年即因事革退，轉而研經、講學、考據、著述，學問文章外，隸書方整古拙，獨樹一格，撰寫楹聯平淡天成，詩意濃意境深，爲人稱道，被尊爲晚清楹聯大家。「花落春仍在」者，仕途雖如凋零「落花」，但學術著作文章書藝卻始終如「春在」人間，此所以曲園曾謂：「儻有一字流傳，或亦可言春在乎？」曲園在世八十七年，成書五百卷，作育英才無數，自撰輓聯云：「仰不愧於天，俯不怍於人，浩浩落落，歷數八十年事，放懷一笑，吾其歸乎。」如實寫照曲園坦蕩灑脫的一生。

作者為本院教育展資處前任處長